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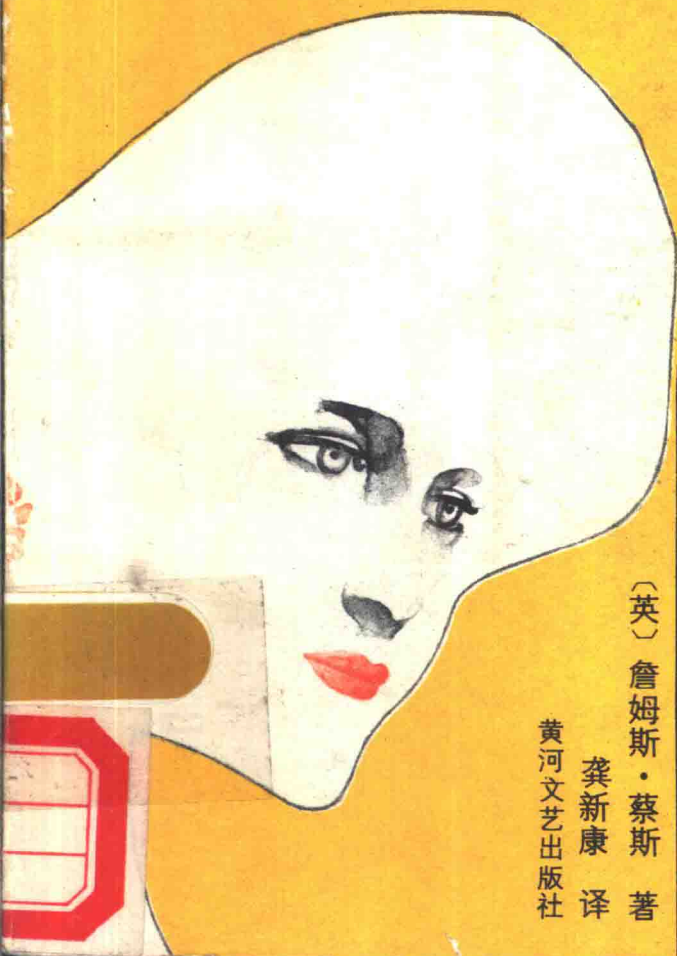
HUANGHE LITERATURE AND ARTS PUBLISHING HOUSE

神秘的女友

〔英〕詹姆斯·蔡斯 著

龚新康 译

黄河文艺出版社



神秘的女友

〔英〕詹姆斯·蔡斯 著

龚新康 译

黄河文艺出版社

内容提要

这是一个迷津遍布的
异国侦察故事。

《纽约号角报》的驻外
记者史蒂夫·哈马斯，携
带巨款回到他曾在二次世
界大战时工作过的英格兰
看望他心爱的姑娘内特·
斯科特。不幸的是，内特
就在此前一天自杀了。根
据她的性格和生活情况以
及死亡现场的蛛丝马迹，
哈马斯确认她不是自杀而
是被杀。她为什么被杀？她
是被谁杀死的？事后她的
尸体为什么又被人盗走了
……？于是，哈马斯对内
特之死进行了缜密的个人
侦察，结果出乎人们的意
料：内特没有死，死者不
是她，那么死者是谁呢？
凶手又是谁？而这个故事
的一切又说明了什么呢？

ABK59/02

—

我叫史蒂夫·哈马斯，是《纽约号角报》的驻外记者。1940至1945年间，我和几位同事一起，在伦敦向美国人报道英国在战争期间的情况。盟军开始反击后，我怀着恋恋不舍的沉重心情离开了萨伏伊。

战后，我虽然又历尽了千辛万苦，但最后还是回到了我的美国故居。

回美国后不久，某报约我写一组有关战后英国的连载文章，但我对此毫无兴趣，因为当时在英国连威士忌酒都配给供应。然而，我曾在伦敦结识过一位名叫内特·斯科特的姑娘，我倒很想再去拜访她。

请读者千万不要任意联想，其实我们之间并无恋情，但我总觉得有负于她。当时，我孑然一身侨居异国，是她给了我很多美好的时光，使我感激不

尽。

不久前，我在赛马场获得五千美元的外块，于是，我决定要去英国，看望内特小姐。

内特向往金钱，过去时常抱怨手头不宽裕，但她从不向我要钱。现在她能像白雪公主那样高兴了，我也可以借此机会了却我的一片内疚之心了。

我于1942年在梅菲尔的一家高级夜总会与内特相识。她是舞女，同她跳一次舞，她可以得到10个先令。

这座名叫“蓝色俱乐部”的夜总会，是一名叫做杰克·布拉德利的人开设的。我曾见过他一、二次，但并不喜欢他的为人。该俱乐部中唯一不惧怕他的姑娘就是内特，显然，她是不惧怕任何男人的。

夜总会的客人几乎全是美国军官和记者。这里的乐队是首屈一指的，姑娘们是百里挑一的，饭菜是令人赞不绝口的，而其破钞之多，也令人不寒而栗。

该夜总会共有12位姑娘，内特是其中之一。她相貌出众，红发如云。皮肤像桃子和奶酪那样鲜嫩、洁白，浑身的曲线魅力像磁石般地吸引着我的目光。我曾结识过不少俊俏标致的姑娘，但无人能与内特媲美。

那时，我们几乎每晚见面，起先只是在“蓝色俱乐部”里，后来我们就经常一起外出就餐。我每月总有一、二次去她家作客。她的住所在克伦威尔

街附近。她从不打听我的以往以及我在国外的生活，也从未介绍过她自己的情况。我们的友情持续了两年。不久，我奉命随军反击，告别时我们曾说过再见。

我们说的是再见，就好像第二天晚上还能见面似的。但我心里当然明白，一年之内我肯定见不到她，也许此一去就是永别。对此，她心里也很清楚。

久而久之，我对她的印象开始淡漠了，但她的形像偶而还会浮现在我的眼前。然而现在，过去的一切又如刚发生在昨天。我为能马上见到她并和她共享这笔外块而感到无比的激动。

8月的伦敦，傍晚仍然异常炎热。我下了飞机后立即驱车萨伏伊旅馆。一切安排就绪后，已经是6点半钟了。我知道，从前此时，内特一定在家。在我等出租汽车的同时，我问门房，“蓝色俱乐部”是否仍然存在？他说还在。

7点过10分，我来到内特的住所。内特所住的房子依然如故——高大、灰老。内特住在顶层，窗帘已经破旧。我打开门走进楼去。

底层有两个房门，当年我来拜访内特时还从未在这里见到过外人，我也从不打听里面的房客是谁。我走到内特的房门前，屏住呼吸，停了一下，然后按门铃。

我的心脏怦怦地跳动着，手心也湿了。我突然感到，我多么地需要内特啊！

没有动静。我又按了一下电钮，还是无人开门。

过了一会儿我又按了一下电钮……

“里面没人。”我身后传来一个声音。

我立即回过头去，只见二楼的一个房门边站着一位彪形大汉，30岁左右，腰圆膀粗，满身肥肉，他像一只饱餐后的大公猫洋洋得意地冲着我说：

“哈罗，你是她的朋友？”

“走开！”我说完又掉过头去。

“里面没人，”他令人作呕地笑着说，“她死了。”

我蓦地转过身来。他扬扬眉毛晃晃脑袋继续说：“我的话你听见了吗？”

“她死了？”我吃惊地重复道。

“是的，”他靠在门框边说，“是昨天死的。你仔细闻闻，还有煤气味哪！”他指着自己的鼻子说，“害得我也吸进了不少。”

我下楼走到他面前，说：“能否请你从头至尾讲讲事情的经过？”

我随他进屋，里面异臭熏天，几件老式家具上面积满了灰尘。

“我的房间很乱，请原谅。克罗克特小姐懒得出奇，从不认真打扫，但也别想指望我。人的生命太短暂了，像我这样一个有所作为的男子汉决不能把时间都浪费在打扫上。”

“行了，言归正传吧！”我不耐烦地说，“内特·斯科特确实死了吗？”

“真悲惨！”他点点头说，“像她这样一个妙

龄女郎如此轻生，实在可惜。当然，人总有一死，不是吗？”

“究竟是怎么回事？”

“她是自杀的，极其悲惨，真令人目不忍睹。警察楼上楼下地跑着……护士、医生……克罗克特小姐吓得直叫唤……马路上站满了看热闹的人……煤气味，我想屋子里一定还有煤气味……”

“她是用煤气自杀的？”

“是的，可怜的姑娘，所有缝隙都用胶条堵死了。煤气灶的所有阀门都打开着。”

我顿然感到浑身无力，感到悲伤，无限的悲伤，心想：“你再等24小时该有多好啊！内特，你有困难我们可以共同商量，不管什么事，只要有我们两人总是能解决的。”

“谢谢。”

突然，我好像又听到了内特的声音：“也就是说这个笨蛋是自杀的啰，真窝囊！哼，如果我想干什么，我决不畏缩，我决不选择这样的出路，绝不会！”

这是她在我们有一次谈论某个百万富翁的自杀事件时所说的话。我突然意识到其中定有文章。内特决不会自杀，这一点我心里明白。

“我叫朱利叶斯·科尔。”胖男人自我介绍，“你是她的朋友吗？”

“我几年前就认识她了。”我点点头说。他微微一笑。

“她究竟为什么自杀？”我追问。

“这是个谜。”他耸耸肩说，“她没有留下遗书，她的提包里有五英镑钱，冰箱里有食品，没有发现什么情书。谁也不知道她为什么自杀。”他扬了扬眉毛诡秘地补充道，“也许怀孕了。”

我不能再忍受这种谈话了。“谢谢！”我说完便起身告辞。

“不用谢，你一定感到很伤心，很失望。”他边说边关上房门。

二

我来到克罗克特太太家里，她好像没认出我来。她怀疑地打量着我。似乎想立即关闭那半开的房门。

“干什么？”她毫不客气地问，“我有比回答愚蠢的问题更要紧的事做，请便吧！”

“难道你认不出我了吗？克罗克特小姐，我是哈马斯，内特·斯科特小姐的朋友。”

“我好像见过你，你已听说她出事了？”

我点点头说：“是的，我想同你谈谈关于她的情况。她是否留下了什么债务？我想把这些都料理

一下。”

她的嫌恶神态马上又变成了狡黠的揣度。

“她还欠我一个月的房租。”她灵机一动地答道，“本来也就算了，如果你愿意为她付清的话，我倒是可以接受的，请进屋吧。”

穿过那条昏暗的走廊，我们来到一间狭小而破旧的房间。

“也就是说她还欠你钱罗？”我边问边观察她的脸色。

“噢，不，”她迟疑了一下说，“房租她一直是付的，我不想说她的坏话。”

“请问，她为什么要自杀，你有什么预感吗？”

克罗克特太太凝视着我，然后闭上了眼睛。“我怎么会知道呢？我并不关心她的事，我也不了解她的事。”她很不耐烦地说。

“事情是什么时候发生的？”

“前天晚上，科尔先生闻到煤气味后叫了我。我一听说她已经不能说话了，就马上意识到出了什么事了。真是个傻姑娘啊。”她的眼睛内闪着泪光，“我吓坏了，科尔先生报告了警察。”

“你看到她了吗？”

克罗克特太太吓了一跳，说：“谁？我？难道要我在梦中也跟着她吗？瞧你说的。科尔先生向警察介绍了她的情况，他比我更了解她。”

“好吧，你有她房间的钥匙吗？”

“有又怎么样？你要它干什么？”

“我想借用一下。”我边回答，边数了几英镑钱放在桌上。她的双眼紧盯着我的每一个动作。

“25英镑，怎么样？10英镑算作借用钥匙的钱，行不行？”

“什么意思？”

“没什么。我只是想到她房间去看一下里面有没有变化。”

“这可不行，警察不让我动里面的任何东西，他们现在正在寻找她的亲戚。”

“她有亲戚吗？”

“谁也不知道。也许警察局已发现了线索。”

“我现在可以用一下钥匙吗？”我边说边把钱推到她面前。

她迟疑地摇摇头说：“这可不是警察所喜欢的事。”

“我给你10英镑为的是安定你的良心。”我提醒她，“够不够？”

她打开抽屉，拿出一把钥匙放在桌上。

“有钱能使鬼推磨。老实人总是容易上当的。”她边说边匆匆把钱收起，贪婪地放进围裙口袋。

“但是你不能用得太久，”她说，“你还不能拿走屋里的任何东西。”我点了点头，拿着钥匙就走。

在二楼的一间屋前我停住脚，看了一下门上的名字：玛奇·肯尼特。我马上想起朱利叶斯·科尔曾说过的“我楼下的胖老婆子”这句话。

走到楼上，我打开内特的房门，正要回头关门，这时我发现朱利叶斯·科尔在他半开的房门里看着我。他冲我扬扬眉毛，晃晃脑袋。我装作没有看见，关上了门。

房间里无疑还有煤气味。我环顾了一下四周。室内摆设依然如故，几件家具零乱地翻倒在地。我没有见到什么新家具，连墙上挂的照片都是原来的。

我双手插在口袋里，在室内踱来踱去。直到此刻我才真正意识到：内特死了，再也看不到她了。

我简直不能相信她会自杀，她根本不是这种人。

我走到写字桌边，打开抽屉，里面除了一瓶墨水和几枝铅笔外，一无所有。

我朝打开的壁炉看去，心想也许能看到炉灰和烧焦的残纸片。但是壁炉里也是空的。

房门边一声轻微的响动吓了我一跳。我静听着，又响了一下。

“让我也进来吧！”朱利叶斯·科尔在门外小声说，“我也想看看。”

我一愣，马上蹑起脚尖走进厨房。煤气炉的阀门全开着，墙角里放着一个桔色的枕头。估计她把脑袋伸进煤气炉时曾用过它，我真不愿这样去想。我又迅速地走进卧室。

这是一间小巧而敞亮的房间。一张双人床差不多占去了大部分地方，床边放着一个衣柜，窗边是一张小梳妆台，墙壁呈草绿色，墙上没有挂像片。

关上门朝床看去，它不禁使我浮想联翩。

我默默地站了几分钟，然后朝梳妆台走去，上面乱七八糟地摆满了各种瓶子、化妆品和铁盒。我拉开抽屉，里面塞满了姑娘们喜欢收集的东西：手帕、纱巾、皮腰带、手套和化妆品。还有项链、手镯和戒指，都是些廉价品。这时我突然想起了内特曾引以自豪的钻石手镯和钻石胸针。那副手镯是我送她的，胸针不知何人所赠。我检查了所有抽屉，这两样东西一样也没有找到。这些东西究竟到哪儿去了呢？难道被警察拿走了？

我打开衣柜，一股幽香扑鼻而来，这是她最喜欢用的香水。使我吃惊的是，柜子里除了两件晚服，一件大衣、一件衬衫和一条裙子外，别无它物。而过去里面的衣服总是塞得满满的。我还认得出那件大红的晚服，她在我们认识的第一个晚上曾穿过，像我这样一个重感情的人，是绝对不会忘记这件衣服的。我伸手把它从衣架上拿下，里面包着东西，很沉。我用手一摸，像把手枪。我连忙把衣服打开，里面果然是一把鲁格手枪。枪是缝在衣服里挂在衣钩上的。

我坐在床边，一手拿着衣服，一手拿着手枪。这是我在内特的住所里所希望找到的唯一的東西。

枪管旁有深深的刮痕，枪把上也有刻痕，似乎曾刻过主人的名字。我闻了闻枪管，又不自觉猛吃一惊：有人曾用过这支枪，也许就在不久前，显然还能闻出火药味。——这些引起了我的注意。

我把手枪放在床上，沉思着，然后站起身又朝衣柜走去。我拉开内特放袜子的两个抽屉。战前这两个抽屉简直像个小仓库，一些美国人，我当然也不例外，经常送她袜子。我在里面翻了一阵，然而却连一双袜子也没有发现。

难道克罗克特小姐到这里来过了？这些东西是她还是警察拿走的呢？不管怎么说，里面起码该有一打袜子。我两年前最后一次拜访她时，她有36双，如今这些袜子又到哪里去了呢？

我决定检查整套房子，战前我当刑事记者时，曾学过怎样彻底搜查一间房子而不让后人有所觉察的技术。

我仔细地、系统地检查了每个房间。在卧室的炉子边的地板下，我发现有个小洞，里面是空的，这里肯定藏过东西；在浴室里，我发现了8张5英磅的钞票，卷在一卷卫生纸里；在起居室的镜框后，又发现了8张5英磅的钞票；在一个放冷霜的罐头底部，还发现了一只名贵的钻石戒指，这种戒指我还没有见过。

我又来到厨房。经过仔细搜查，我在一个盛面粉的小坛里发现了一枚信封。我拿出信封，吹掉上面的面粉，信封上是内特亲笔写的潦草大字：

“安妮·斯科特小姐收。”

安妮是不是她的姐姐呢？

当我确认厨房里再也没有什么使人感兴趣的東西后，就回到了起居室。

我把一切东西都放在桌上：鲁格手枪、钻石戒指、16张5英磅的纸币和给安妮·斯科特的信。

为什么一个拥有80英磅和一只钻石戒指的姑娘要去自尽？是什么苦恼促使内特走这步棋呢？我实在想不出她会有什么苦恼。我可以绝对肯定地说：她不会自杀。难道是他杀？总而言之，这绝不是一个意外的不幸事件。

我点燃一支烟，继续思考着。我必须和警方谈谈这件事。我想起了苏格兰警场的科里登警长。我第一次到伦敦时就认识了他。

我给他打电话。科里登迟疑了一下后报了自己的名字。

我告诉他我是谁。他想起来了。

“很高兴，又听到你的声音了，哈马斯，你真荣幸，竟然找到了我，我现在正想回家。”

“近来忙吗？”我问道，并看了看手表，9点还不到。

“现在我想马上回家，有紧急的事情吗？”

“事情并不紧急，但很有意思。我需要听听你的意见，也许还需要你的帮助。事情是这样的，一位名叫内特·斯科特的姑娘前天晚上自杀了。”

“谁？”他急忙问。

“内特·斯科特，我的好友。坦率地说，我不相信是自杀。”

他停了一下说：“今天傍晚之前，我没有公务，你看……”

“我们能否半小时之内在萨伏伊见面？如你能先打听一下有关这位姑娘的情况更好。我对有关她的每一细节都很感兴趣。”我把内特的地址告诉了他。他答应打听一下，然后挂上了电话。我把手枪、信封、戒指和钱分别放进口袋后便离开了内特的房间。

朱利叶斯·科尔把一条长凳横放在他的房门前，坐在上面抽着烟。毫无疑问，他在等我。

“你为什么不让我进去？”他问道，然后狡黠地笑着说，“你也无权进去。”

“滚开！”我说着就下了楼。

“别跑，”他说着站了起来，“里面是啥样子啊？”我头也不回地继续走着。

克罗克特太太在我敲门后，开了门。

“怎么这么久？”她抱怨地伸手接过钥匙，“你没有拿走什么东西吧？警察再三关照不让动任何东西。”

我摇摇头说：“一切如旧。她死了以后，有人到楼上去过吗？我指的不是警察，比方说，科尔先生去过吗？”

“除了你以外没有人去过，本来我连你也……”

“我在找内特的袜子，但没有找到，”我打断她的话说，“你知道她的袜子放在什么地方吗？”

“我怎么知道她的袜子放在什么地方呢？”她嘀咕着，我含糊地道谢后便告辞了。

我向克伦威尔街方向走去。这条街离这儿约有

50米远。

大街上只有三盏路灯，两头各一盏，另一盏大概在中間。街上夜色朦胧，我不免有些不安之感。

我身后有脚步声。我本能地感到有一种逼人的危险在向我袭来，便连忙闪身跳到路边。

突然我的肩上被一件铁器砸了一下，我跌倒在地。我猛地看到一张男人的脸影，他挥舞着凶器再次向我猛击而来，铁器从我头边呼地一声擦过。我用尽平生的力气朝他左肋猛力撞去。他仰天一跤，活像一只漏了气的皮球似地躺在路旁，铁器也飞出了手。

“想干什么？见鬼！”我大声问他。

现在我看得更清楚了，这是一个年轻、瘦弱、营养不良的小个子，吓得面如土色，衣着不整。

我还没有来得及抓住他，眼看着他钻了个空子，闪电般地逃走了。

我的肩膀隐隐作痛。这么久以来，我第一次感到恐惧。我急忙朝着克伦威尔街的明亮灯光奔去。

三

回旅馆刚5分钟，科里登警长要求见我。